



413
951
1





門 413  
號 951  
卷 1

# 甌北詩鈔

湛貽堂藏板

甌北初集序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余生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  
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為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  
發則陽湖趙君雲崧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  
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  
已皆窺涉津奧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填委時間亦屬  
具草初猶逞跡地才不就繩檢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  
其閱前人集一過輒不復省視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  
已無不洞燭底蘊間出一語評騭輒如鐵鑄覆按之卒  
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每數日輒獲一進境昔人所



云三日刮日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  
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溪倚其欤然君  
不自以爲能退直之下益沉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  
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爲指其  
派系所自君輒以爲不謬每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  
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  
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舍筏登岸則  
未有如君之捷且易者也茲哀輯其數年所作詩爲甌  
北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卽許以  
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

諸什非有後來奇恣橫絕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蓋珠光  
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君以數年卽足勝人數十年  
功力英年苕發來日方長勿輟其勤勿滿其志吾安能  
測其所至哉余孱劣豈敢以廬陵自命而君之取益多  
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  
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  
代蘇長公四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通家生休寧汪由敦撰



歐北集序

吾友趙歐北觀察自黔中解官歸閒居奉母以其暇哀  
輯平生所爲詩約二千首將付梓郵寄示余屬爲其序  
嗚呼君可傳者不止此而天下後世苟資其言尙論舍  
是亦無以相見君少負逸才年二十餘以諸生入京師  
聲籍甚旋舉京兆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進  
奏文字多出君手每歲秋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凡案君

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辛巳以第三人及第八  
翰林名益爆巧詩文者戶屢恒滿君濡墨伸紙無不滿  
其意而去如李衛公行雨手中一滴平地一尺又如左



元放斗酒束脯萬人皆得周足而器中酒脯自如世咸以此服君然君瘖而木強雖以才爲諸鉅公所欽慕而杜門一編翛然自遠其於榮利泊如也旣而出守鎮安調廣州擢貴西道所至絕苞苴勤撫字能不負所學中間嘗奉

命赴滇在征南幕下叅軍事短衣匹馬出入蠻烟瘴雨中帷幄借籌多所贊畫事竣回任口不言勞及以讞獄事呈吏議

天子念君才

特命引見而君以太恭人春秋高乞假歸里修潔白之

今日五六年不汲汲於仕進統君生平出處蓋庶幾愧爲完人此豈僅僅以詩文自表見者哉然君詩則自出都後且益工蓋天才踔厲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當夫乘輅問俗停鞭覽古典酬落筆百怪奔集故雄麗奇恣不可逼視雖欲不傳不可得也余與君相識在甲戌會試風簷中已而同官中書先後入詞館九衢人海車馬喧闐吾兩人時復破屋一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別十餘年而大集之序不以他屬而以屬余蓋以酸醎之嗜兩人有同味焉關河迢阻良晤爲難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



一笑也昔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月同年弟鉛山蔣士銓撰

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嵇菘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嵇菘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謏語不足信今年以離北集來索序擬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嵇菘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嵇菘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誣諉詩序一如嵇菘擬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



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耘菘之於詩目之所寓卽書矣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卽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卽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能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驚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鬪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叮哇或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耘菘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耘菘從征滇徼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耘菘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



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鈍根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菘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耘菘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耘菘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序

曩庚辰與耘菘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菘甚歡明年耘菘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恒會合比予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菘則從詞垣特簡爲廣西鎮安郡守會大軍征緬甸又奉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回任調守廣東之廣州府又

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爲詩約二千篇寄予序之予雖誦一周其在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



能道者耘菘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吝爲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又如太阿出匣寒鏗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其妙緒獨抽排粗入細正多膩旨妍思溢乎文句之外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菘之境則又異甚夫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圻則有贈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菘旣兼之矣承

恩優渥敷歷中外出處兩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其境而耘菘之詩出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予胸臆結約固無奇也投老一壑泥水自蔽日以頽惰爲之曳及卻走退舍避之矣若夫水邊林下扶杖逍遙與耕夫



漁父歌咏太平此予近年所得也而今此境則又爲耘  
菘所兼予又何能測耘菘之所至耶

乾隆乙巳長夏同學弟王鳴盛西莊氏拜謨

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  
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  
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一家之論幾於枘鑿不相入  
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  
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爭實啓於此究其所謂  
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  
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  
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  
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真趣以驅使之則



藻采雖繇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  
袋之誚乎夫惟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  
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  
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  
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蚤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  
苑應制廣和頌刻數千言

當守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徼觀察黔  
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  
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  
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  
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  
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  
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  
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卽可升秩槐棘  
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  
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  
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  
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  
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  
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



國才詩金 序  
自信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托於老氏  
之知止焉耳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乾隆庚戌四月既望同年弟嘉定錢大昕序

序

語有之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豈以時易過而境不留  
耶吾嘗疑之矣白傳之於元和也格調既合工力亦相  
埒而其言曰伐石者觀劊迹發矢者聽弦聲兩公之心  
力必有專至微眇而不易以告人者矣歲己卯庚辰間  
予與耘菘先生鄰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譚藝癸未春  
同校藝禮闈夜聞君吟嘯聲與諸桐嶼聯句至百韻達  
旦相示才氣橫溢辟易萬夫比出闈數日耳側猶作砢  
訇砢澆聲欲出一二語以舉似之而竟未得間後八年  
予視粵東學政而耘菘守廣州辛卯秋遷貴州兵備道



將受代未行一日獨與畫師吳水雲買小舟採羅浮華  
首冲虛諸勝予時試諸郡畢日坐使廨藥洲上想君詩  
思踴踴在海天雲石間亦欲於贈行時題記數語又未  
得遂也今耘菘之詩哀然成帙既登於梓者二十七卷  
郵寄示予且屬以一言君方掌教邗江之上而予於二  
千里外披誦前後諸什坐臥不能去宜有以發揮集中  
之所得矣然旬日以來把卷馳瀕如見先生雙眸射人  
搖髯撚髭於烟月之間而其詩境碑兀奇宕音在空外  
昔人評魯公書力透紙背與褚河南書用筆高出紙上  
小許者其理正同吾安得執一解以印定之所謂欲着  
言詮輒落邊際視往日之匆匆未暇舉似者又不同也  
它日晤耘菘對案伸紙必有所以相質者矣

乾隆歲次乙巳秋九月既望同學弟大興翁方綱拜書



序

成詩易成家難成名家易大家難一篇一聯一語之傳  
流播人口有發篋而視之者澌然盡矣小集中集總集  
之傳抄撮人手有奪幟而樹之者退然沮矣有如海之  
才而又深之以學讀萬卷行萬里耳目睹記之所及心  
思智計議論之所發皇推倒開拓惟我所向一編既出  
使人不名我以家而不得亟名我以家而不得而家於  
是乎成成於是乎大陽湖趙君耘菘爲子館閣前輩壇  
坵所至辟易萬夫開濶以來兩更歲甲其間江山之涉  
歷風土之揚摧士馬芻糧之誼議與夫量移遷擢論養



歸樓之迹一一發之於詩因合向所爲詩曰甌北集者刻成示子而徵序至再予以君有老年不向人求序之句也又以松泉少師序之二十九年以前心餘編脩序之九年之前既傾倒推挹而無可以贅說也姑以其名集之義測之或曰交趾周駱越秦時曰西甌或曰今珠厓儋耳古謂之甌人君以領郡兩粵間勞心撫字不忍忘其地或曰古卜相故事書姓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君早直機庭嫻內制既入翰林

天子稔其名姓俾守鎮安贊定邊將軍永昌幕府調廣州擢貴西道故雖以疾告而不敢忘其用或曰唯唯否否君智計如鴟夷談吐如滑稽其以名集猶之缶鳴甌甌洞而甌北則猶之硯北也甌之材徵諸土侯諸火其以爲深盃者從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選白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也其以爲小盃者從方言滎甌謂之盃其小者謂之升甌也甌於缶爲大而許叔重專以容升之甌當之猶爾雅甌甌謂之甌注甌甌小盃長沙謂之甌不知甌甌固培婁之轉而甌從區區實四豆豆實四升不得概以謂小若甌若甌雖屬缶而亦冶金爲之在埴之士惟陶者之所甌在鎔之金惟冶者之所鑄君之爲詩各隨乎濃淡奇正短長高下之宜而



有以極其致屈步之蟲漫畫之鳥予方內愧而不敢以報焉然予不能有大家之才之學而心易夫名家讀近時諸家詩如君者不一二數矣茗香酒熟手是編而細論之君其不以予爲甌脫而棄之也夫

乾隆乙巳六月二十一日館侍南滙吳省欽撰

序

房師趙耘菘先生刻向者所爲詩二十四卷成名曰甌北集於己亥春郵示越三年又益以近藁三卷命德麟事校讐之役竊惟先生生平所歷當其直樞要遊翰林致身清華膺颺盛際以及諗養歸棲潔膳之暇歌咏太平其詩之工且多宜也若夫出守兩粵備兵黔中從軍滇徼簿書填委戎馬倥傯而亦不廢詩若寢饋之於人有一日不可離者嗚呼可謂好之篤爲之專矣旣三復卒業客有過余而論先生之詩余告之曰先生之詩茂矣美矣廣矣大矣夫其鎔鑄訓典翔集子史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先生之閔也毛嬙西施去之鉛黛名葩異萼  
助之月露先生之麗也論世知人雕繪萬象依經立義  
折服五鹿先生之辨也司契因心鍊剛繞指彎弓不發  
惜墨如金先生之謹也其志廉以潔其辭安以舒其風  
骨藻耀而高翔其神采綺交而脉注今之作者蓋莫之  
或及也客曰今之作者何如余曰方今矢詩遂歌雅材  
輩出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璞然其弊有二  
一在好奇一在鬪靡好奇者索隱行怪往蹇來連妃豨  
膠吻腐鼠嚇雛則失之愚也鬪靡者何言餽韻假寵乞  
靈樹蘭不芳刻木無氣則失之偽也先生之詩有一於  
是哉客曰子得毋獻諛師門乎夫連城之璧或指微瑕  
千里之駒亦聞蹙足甌北之詩傳則必傳矣而亦不無  
可議者子何揚權之甚也余請其說客曰甌北之詩好  
見才余曰韶濩之樂不以孤籟成均富貴之花不以單  
跗耀采先生非好爲馳騁也博乎文而已客曰甌北之  
詩好論駁余曰孟子之言盡信書不如無書莊生之論  
以指喻不若非指先生非好爲攻擊也主乎理而已客  
曰甌北之詩好詼笑余曰左氏作傳不盡莊言東方載  
曠善於諧謔先生非好爲嘲弄也涉乎趣而已客曰是  
則然矣然甌北之詩雖沿溯乎漢魏六朝三唐而其得



力則似專在宋人焉余曰若子之言是真非能知先生者夫詩本性情不尚流派學宋人詩者大率多纖縟滑利之習麤厲噍殺之音其於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或遠焉今先生之詩具在予試取而讀之館閣諸什非卷阿之矢音乎軍旅諸什非新田之起興乎貴西諸什非四牡之懷歸乎歸田諸什非衡門之樂饑乎至於風雨以思君子伐木以求友聲鶴和以納規誨原本三百篇出其和平大雅於羣音繁會之日不斤斤求合古人而自無不合且有超古人之意表者何必漢魏六朝三唐又何必不漢魏六朝三唐也客始不能對逡巡辟席曰微子之言無以開鄙人之惑某雖不敏願終身而事之客既退敬書所論列者跋於先生集之後

乾隆乙巳秋八月既望受業祝德麟謹序



歐北詩鈔序

雲崧先生既刻其歐北集三十三卷成海內爭先快睹  
既不脛而走矣門下承學士復請先生之詩之論定於  
當世者并剗剔之以標向往指示之準先生重違多士  
意哀集編次得全集十之五而分體錄之並命保泰繫  
以言保泰學殖淺陋不足知先生之深而一時巨公長  
者揚挖先生之詩弁諸集端者推挹先生之才之學甚  
備保泰何足爲先生言然先生先後主安定講席數年  
保泰得晨夕過從從容談藝與聞揚挖之旨因以窺先  
生之用心不直進古人不止也今夫大輅之不復爲椎



輪也膏梁酒醴之不復茹毛飲血也上棟下宇之不復  
穴處也夫人知之矣天地之運積而不窮風氣之新推  
而日出試以三百篇律漢魏則漢魏異矣又以漢魏六  
朝律唐宋作者則唐宋又異矣日月終古光景常新新  
之一言亦文章氣運之不得不然者也優孟之似叔敖  
虎賁之似中郎叔敖中郎卒不可得使天下相率而爲  
優孟虎賁之續豈待五尺童子而後識其非哉歷觀前  
代詩其卓然能名一家者莫不各有精神貫注而面目  
各不相襲先生綜括源流默識神理大指在自出新意  
不斤斤於格調正如李伯時畫馬所謂天閑萬廐皆吾  
師也而實無一字蹈襲嘗有論詩三言曰句中有意句  
外有氣句後有味亦可知先生詩之所自矣分體成集  
屢見前代王李諸家類各爲體體自爲卷如牆而進層  
見疊出不同易於耳目之前而其中得失醇疵毫不能  
揜則又有因難見巧者集中七律尤多是編持擇特嚴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讀者合歐北全集觀之知先生  
精心孤詣直躡古作者堂奧白太傅老嫗能解蘇長公  
嬉笑怒罵當別得之牝牡驪黃外而於世之譽先生與  
議先生者均無與也然非真能讀先生詩者又鮮不以  
爲貢諛也夫



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四月望後三日寶山後學李  
保泰拜跋

歐北詩鈔跋

已卯歲別雲崧先生於都門忽忽三十餘年今來相  
揚州得盡讀先生所刻歐北詩集三十三卷奇思壯采  
驚心動魄無一意不創無一語不新信古來未闢之詩  
境也而先生以卷帙繁多屬余料簡余惟先生詩引人  
入勝讀者方恐其不多奚事過爲刪節惟斯集乃隨年  
編次古今體散布於卷帙中長篇短章參差錯出尙  
使各體精神一一顯露不如分體刻之則一體有一

工力承學之士得易識指歸且交遊中如袁簡  
祝芷堂侍御李寄生郡博皆於斯集有深嗜



北詩錄 跋  
語極精當應并刻之以誌一時詩文交契之  
有甚醒眉目也先生欣然諾之遂命余與校  
行舊刻十之五六分體重編名曰甌北詩鈔  
評語而鄙見謬商之處亦附一二焉刻既成  
其顛末鉛山張舟廉船謹跋

序

夫奕秋對局思汨聽於吹笙隸首握竿戒紛心於擬鵠  
欲求舉世之賞必有顛門之詣然崇巖孕靈良珠不因  
而託體陽風扇和穉葩詎從而舒色冰水迭化質殊凝  
釋鐘鼓旣考感分憂怒薑鹽入羹雖濟五味之用元黃  
布采各成三就之功彼能傳之無疑皆得性之所近詩  
歌之道不其然與吾族雲松先生天生異才少有奇氣  
成都藉一壘之業厭次足三冬之用租船詠史奚囊貯  
詩馬卿遊梁著子虛而始顯蕭生射策得甲科而斯稱  
迴翔西掖之遂出入東觀之祕紅藥翻砌香芸在書分



其餘藝足了十人出其新弓盡傾一座中禁亦聞詞藻  
當宇旋試吏才叱馭天關紆紱地軸一麾出守方興謠  
於袴襦六月行師快從戎於書劍上公虛席賓佐盍簪  
彌正平之筆札實獲我心劉穆之之視聽不疲肆應墨  
常浮于盾鼻句已滿乎弓衣彬彬乎有折衝之風焉經  
緯之略焉露版載宣薦牘交上過貪泉而便酌約羅浮  
而終到不爲邳都之鷹惟隨閱道之鶴七十二峯之寺  
幾遍紗籠九十九溪之水遂臨繡服蓋仕至六察官不  
爲不高績考六載時不爲不入也俄以鞫獄舊讞微呈  
吏議

天子眷念迺勳方切嚮用而先生念太夫人春秋高遽  
請歸養年裁四十六爾陵華彌絜逕鞠無恙侍奉之暇  
怡情枕蔗著有咳餘叢攷一書頗極蒐討之富然雖隨  
方以滲漉而尤究意于比興第其詩集都爲若干卷先  
付剞劂焉真心狀物精義入神濤瀾倒海四瀆不能息  
肩奴僕命騷六經皆我注脚臨淮將兵忽新壁壘士行  
取材無遺竹木碎金必更鼓鞴積玉遂以成山得諸助  
者旣優入於古也獨至昔樂天揚聲於唐室務觀奮迹  
於宋朝先生揖讓其間殆堪鼎足乎後進之士翕然從  
風有目咸賞不脛而走書之万本禿兔賴以何辭傳之



序  
四方入雞林而增價可謂斯道之龍鸞別集之冠冕矣  
或曰世人論詩多宗初盛先生不卑宋格自名一家厯  
得乎中將非其至不知子質姬文繇乎運會楚謠漢風  
發乎胸臆襲中郎之見猶然虎賁畫雲臺之人詎規麟  
閣豈許身稷契遂誇草堂復生託意神仙便謂長庚不  
死哉或曰儒者不朽首期立功先生身出樞要久膺

躬遇使其厥歷當致節旄而廼彊仕歸田坐消耆艾篇  
章雖贍居諸可惜是又不然令名壽考古有難兼山林  
鼎鐘事非一致沈仲達之知命恨其泰遲王叔朗之宦  
情思之爛熟讀十年之書富于陶頓傳一卷之文榮于

令僕孰得孰失夫人辨之也懷玉識謝綆汲力辭莛撞  
鄭莊少喜交游及攀大父之行泉明樂數晨夕幸接比  
鄰之近語君臣之際書慙負腹共酸鹹之好編時在手  
謂堪適道繆許定文旣辱諉託遂逾歲月千穉業就自  
有各山之藏一辭贊窮竊爲青雲之附云爾族孫懷玉  
拜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題辭

謁趙雲崧觀察歸復展讀歐北集為長歌奉簡

張雲璈 仲雅

讀詩未與公相見但識性情不識面見公還復讀公詩  
面目性情纔一片今人不敢薄古人良可愛古今何必  
分兩界公身本與今人居公詩早入古人派有時麗而  
雄直上闔闔排天風搏桑日紅九州曉千門萬戶開漢  
宮內有鼓鐘隱隱羽葆童童望之不可見疑在五色雲  
氣虛無中有時奇而險摩厲以須刃將斬語如齊諾未  
易測勢比岳軍那許撼大眼善高繫繩走沈光肉輕透



空閃臨崖能垂二分趾殺賊全憑一身膽紛紛餘子舌  
盡橋坐令有口開不敢先生笑把降卒驅四十萬人都  
入坎有時奧而博百家廿一史一一恣騰躍錦被策孝  
標寸粟疏沈約羊腸地惟崔蹟知長頸事疑劉杳作呂  
蒙讀易藝相語崔浩爭義鬼爲愕戴憑五十席屢重長  
謙八千紙非略豈徒割錦昇邱遲定教開口唾鄭灼以  
公較之更綽綽恨無西崑箋敢將論衡攖讀之往往如  
異書疑入瑯嬛之洞天祿閣數其大者已難朽其餘衆  
家之長無不有開卷不知誰好醜但見少陵聖青蓮仙  
長吉鬼玉川怪都來行間絡繹而奔走讀詩我惟有一  
口作詩公如有十手不然何以使我披之不及覽之不  
盡只向空中亂點首玉堂仙人剖符竹吏抗顏行換均  
服壯士帳中頭作枕參軍營前血書牘酒杯熱散鬼門  
雲臥羶冷藉尸隄肉虎牙兵代錦囊奴羊皮紙寫鏡歌  
曲蠻姬織句馬前看戰魄聽詩山下哭公詩萬怪已惶  
惑奇境又復翔其局我讀公詩不敢熟只恐常在胸臆  
間定有戈矛森森穿我腹天生人物自有數袁蔣同時  
名共著不能相越但楷挂隨園老人幸早作前輩故得  
先公占聲譽西江太史知鼎分掉頭竟爾修文去我會  
見袁未見蔣如斯之人豈輕遇吁嗟乎如斯之人豈輕



遇自合同將五體投屏圖絲繡黃金鑄不知何物狂書  
生長揖向公毋乃倨

桐鄉程孝廉拱字書拜袁揖趙哭蔣圖  
謂公及簡齋心餘兩太史也事見集中

拱字少時喜讀簡齋雲崧心餘三先生詩嘗欲繪

三人真張之座右未果也他日讀甌北集見有

古詩一首題曰得子才書述拱字曾手繪拜袁

揖趙哭蔣圖此不知何人所傳果若此亦佳話

也行當作一圖以實其事先次韻奉答

程拱字 春廬

通人之喙亦浪置叔子不知銅雀妓庸人之耳或有徵

楊億也知金馬士千羊究不敵一狐賢者夷然有深思

伏波牀下非所私中郎帳中自有祕拜袁揖趙哭蔣圖

錯傳何必非初意櫺具曾聞延不疑屠刀豈礙驕無忌

能容揖客有幾人詎謂應輸一頭地先生句法開一代

天生二豪結詩契長濤落紙奔海若飛霆走筆驚山魅

袁絲序齒本兄行蔣詡論交亦肩次譬如海上三神山

望者奚能定軒輊豈惟長揖不自量正恐下拜何容易

謬語竟作佳話傳後生忽漫前賢繼一錢不值程不識

叉手何來吁可異先生付之一笑粲更復引我升堂譬

隔江二老詩筒中早聞傳此一段事舊圖他時手待補

長歌此日聲先倚帳前較洗進儒冠遂使高陽有生氣



壁間改容起歎息始覺細柳非兒戲能令一揖重泰山  
古來信有知己淚藏園化去隨園老圖與先生千載寄  
定知供養繞花鬢呼作玉皇香案吏

甌北詩鈔五言古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古詩十九首

人日住在天但知住在地天者積氣成離地便是氣氣  
在斯天在豈有高下界試觀露生草蓬勃暢生意有屋  
以隔之不毛便如薙乃知地與天相距不寸計人生足  
以上即天所涵被譬如魚在水何處非水味世惟視天  
遠所以肆無忌

五色石補天幻語滋世惑豈知語非幻理可推而得五  
金在石中邃古人莫識女媧辨物性煉之以火德其色



國事言金  
恰有五青黃赤白黑。制器既必需。生財亦不測。用濟天  
缺陷。功在彌縫隙。是謂石補天。非天有破裂。

名山有瀑布。噴出萬仞巔。若謂水就下。其源應自天。及  
探所從來。仍自地底旋。乃知氣所鼓。潤下亦上緣。君看  
咳唾處。津涎升丹田。最高莫如首。亦有血似泉。樹根入  
土深。液仍滿。枝顛。

五行性各殊。惟火最英烈。遇剛必柔之。汁金而灰石。又  
使柔者剛。淖泥炙成甕。所秉只陽明。陶鑄見神力。古來  
豪傑流。誰不本此德。不爾當艱鉅。何以有豎立。奈何世  
風趨脂韋。日成習。徒誇圓而神。已愧生也直。所以有志

士耿耿一腔熱。與爲劉棉彈。寧作石爆裂。

蝨爲人所生。生卽向人食。人亦天之蝨。日與天相賊。豈  
惟口體資。幾竭造化力。黃金鍊汞成。白玉剖璞得。直使  
天所儲。無處可藏匿。問天亦何爲。生此衆蝨。螻由來化  
者。機亭毒。固不息。見生母已乳。蠶生桑已葉。生之斯養  
之。未嘗有德色。是知上益下。本屬自然則。所以慈父多  
孝子。十不一。

維人與萬物。同生天地內。弱肉強之食。不知始何代。魚  
鼈入水求。雉兔入山採。戕彼百族命。供我一尺喙。佛氏  
嚴戒殺。此心固難昧。乃自洪荒來。相沿竟不廢。五雞二



母彘王政所特載。膾細孔不厭庖。遠孟善對將無物。養人本天意所在於物。何太忍於人。何過愛此理不可問。思之動深。慨雖慚犧用麩。聊減羊踏菜。庶幾節嗜慾。略少我心癖。

惠迪從逆凶。此以常理訓。若在塵劫時。未可一概論。試思一代興殺人。若屠釁。翻藉誅戮慘。肇啓昇平運。揆以陰騭理。顛倒安可問。由來天地間。惟氣所摧振。當氣有衰旺。何論理逆順。李堂偃月深。秦閣格天峻。悉保祿位終。世謂報施紊。豈知得氣厚。天亦難下刃。吾言偶到此。毋乃近乎忿。君子守其常。終當安素分。

生人與死鬼同此世界內。人以夜爲暗。鬼以晝爲晦。各自路一條。並行不相礙。奈何世人愚心自生。魑魅目所不見處。輒疑有鬼在人。不識鬼狀。鬼豈睹人態。有客來詰余。斯言毋乃憤人。若不畏鬼。益將肆狂悖。吾意豈不然。正爲此等輩。明明白白中。頭上有天戴。戴天不畏天。但畏鬼加害。此意則已疎。舍明求諸昧。人自有人道。俯仰見覆載。

謂性有可移。橋過淮則枳。謂性有不變。鷹縛縲亦喜。聖言性相近。其說渾渾爾。孟氏救世深。特標性善旨。眼白識王敦。面青識盧杞。一見定其人。終身弗改徙。藉非有



性惡何以驗。若此後儒強爲詮分別氣與理。旣名之曰性理。早落氣裏。舍氣而言理。又一重障矣。

古人用錢幣銀鋌。宋始行。古人衣絲枲。棉布元始成。其物古已有。時至始見榮。何況人爲者。後出技益精。硝磺製火藥。世乃無利。兵玻璃琢眼鏡。世乃有老明。此又昔所無。今且遍八瀛。由來利用物。亦隨時會呈。當其機未啓。雖聖難預迎。及夫爲用廣。聖亦不能更。先聖治天下。因俗制典禮。其有未盡善。原弗禁改。毀卽如祭用尸。雖云求諸似。祖父拜兒孫。究未協於理。井田各百畝。養民意本美。安能禁人間一父只一子。俗儒識拘墟。硜硜守故紙。或言古制非攻者。輒蠶起。豈知窮變通聖人。固云爾爲語。魯雨生勿膠成見鄙。

儒者好闢佛。斥爲異端。異豈知佛與儒各有其極。至東方主生長。其聖亦生意立教。因人情食色。咸得遂。但隨事設防。發情止禮。義西方主肅殺。其聖亦殺氣立教。絕人欲。斬斷一切累淫。殺貪嗔癡。件件須屏棄。儒如枝葉萌。佛如鋒刃厲。要之掃慾障。亦是學問事。所以相頡頏。二千年不墜。

仙者長不死。元會爲冬春。安期羨門輩。宜其至今存。何以五代來。但聞呂洞賓。從前度世者。無復示現因。豈非



佺喬流世遠亦就湮多活數百年終歸墮劫塵惟有古  
賢傑身去留其神或文采映發或英烈炳麟照耀人耳  
目千載猶鮮新與天地同朽此乃真仙人

六朝前祠廟多祀城陽王蔣侯加帝稱享之如明堂其  
次項羽神卞山赫烝嘗後來時代改氣燄皆消亡乃有  
關壯繆威靈久始彰雕績崇像設面赤長髯蒼婦孺盡  
膜拜血食徧八荒惟公秉忠義固與日月光然古烈丈  
夫屈指難具詳彼皆就湮沒此獨垂無疆鬼神亦聽運  
何況人行藏

世傳房次律前身永禪師樂全未了經再生寫成之其  
說主輪迴其理或不欺人乘生氣生氣散則滅漸豈別  
有不散流轉爲生機譬如花落後明年開故枝寧必舊  
花魂來作新花姿佛家論往生懲勸固有資細推陰陽  
故幽渺終可疑所以季路問聖亦言不知

春花覺太多秋花嫌太少何不分春華來綴秋光老天  
意豈肯然狗人以爲好乃知命一賦天事則已了奈何  
世人愚向天頻聒擾不平旣呼冤有得又嫌少天亦厭  
喧囂高坐蒼蒼表

人生有定命趨避安所施設如命應刑誰能逃誅夷要  
其所以死則視人自爲或殉忠義亡鼎鑊甘如飴或以



敗檢戮人猶唾其屍同此一頸穴好醜迥不齊死而以  
姦慝豈亦命制之願與當塗子反覆味此辭

偶遇佳山水謂如畫圖裏及觀好畫圖謂如真山水都  
將眼前景落想在形似乃知人心幻當境總不美彼山

覺此高到此又慕彼過去轉餘戀未來輒預擬可惜百  
年中但為兩境使我讀淨名經淨土即心是與其尻為

輪毋寧良其趾

百年苦易滿童耄去其半中有數十年夜復分我旦而

此旦旦中遂為真愚判古人身在世同此迅掣電乃其  
所豎立千載煙岑漢後人來視今又作古人看既將為

古人何者可不爛撫躬自循省能勿背澹汗

擊壤集讀書樂一經儒家說理便有頭巾氣甌北此等詩穿天心入月脅說理愈精英光愈覺逆露真足為天壤間另開一生面衣

讀史二十一首

范蠡既霸越一舸笠澤中手挾西施去同泛烟濛濛人

謂謀身智吾謂謀國忠惟恐浣紗人來入越王宮荒醜

再釀亂覆轍蹈甬東所以絕禍水脂粉一掃空賢士既

致君更慮鮮克終徒以遠害論猶未測其衷

秦皇築長城萬里恢邊牆西起臨洮郡東至遼海旁隋

帝發兵夫開渠自汴梁通淮達揚子由江達餘杭當其

興大役天下皆瘡瘡以之召禍亂不旋踵滅亡豈知易



代後功及萬世長。周防鞏區夏。利涉通舟航。作者雖大  
愚。貽休實無疆。如何千載下。徒知詈驕荒。

坑儒焚詩書。陰謀起李斯。心知古神聖。道高不可幾。欲  
盡滅其跡。自作萬代師。其志則已雄。其計良亦癡。後來  
章蔡輩。嚴禁蘇黃詩。事小雖不侔。妒心同此私。生不許  
宦達。死不許名垂。誰料坡谷集。至今薄海知。

徐福既入海。一去不復還。或言歸懼誅。逗遛山島間。豈  
知乃大猾。祖龍墮其奸。巧挾萬乘勢。挑盡諸嬋娟。三千  
童男女。齊上蓬萊船。得地可自王。身爲虬髯先。否則恣  
歌舞。溫柔鄉老焉。義之以樂死。勝於古喬佺。舉手謝秦  
皇。福已真登仙。

項羽殺義帝。爲漢藉口資。縞素豈本懷。興兵乃有辭。明  
祖初起事。實奉韓林兒。紀年用龍鳳。載在世德碑。後將  
自稱帝。亦浮以鴟夷。同此冒不韙。竟少問罪師。豈繫幸  
不幸。遲早蓋有期。一在敵方樹。適足招義旗。一在敵旣  
殄。惟我所欲爲。所以慕容語。名理最可思。取果於自落  
美於生摘時。

漢武擅雄略。隻手運九垓。汲黯董仲舒。雖賢不鼎台。所  
用衛霍輩。不過奴僕才。驅之卽成功。地拓寇敵摧。乃知  
主英斷。但需羣策材。朝有名臣見。已是衰運來。



康成居北海黃巾拜其門遠公居廬山問答到盧循固  
由素行高能使劇盜馴亦見當時風法網漏纖鱗弗以  
形跡疑共推德服人使其遇黠吏早以通賊論管汝儒  
與釋且試吏威伸

衰世尚名義作事多矯激郭巨貧養母懼兒分母食何  
妨委路旁而必活埋亟伯道避賊奔棄子存兄息何妨  
聽其走或死或逃匿而乃縛之樹必使戕於賊事太不  
近情先絕秉彝德獲金豈冥報乏嗣實陰殛君子依乎  
中孝友有定則

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籌草草隆中對後來語皆酬如  
何一着棋忘却援荊州有明于忠肅再造功誠優景泰  
六七年軍國皆其謀如何易太子不聞諫疏留千古兩  
偉人駿烈無與侔千古兩疑竇未免滋瑕尤當時或有  
故事往難推求九原不可作望古長悠悠

孔明初出師討賊氣甚壯不效治臣罪似供軍令狀及  
敗街亭歸始知事難量利鈍非逆睹不敢必掃蕩以彼  
十倍才閱歷彌退讓奈何白面徒妄起功名望手執鐵  
如意輒比諸葛亮

長統樂志論潘岳閒居賦抗懷托高尚千載令人慕吾  
觀仲公理州郡辟不赴及叅曹瞞軍乃罄腹心布濯水



追涼風此樂竟弗顧安仁本輕躁矯語甘淡素望塵拜  
賈謐抑何工諂附徒誇御板輿終貽老親懼乃知曠達  
言大抵十九寓一朝見可欲鮮不失故步徒以言取人  
動爲古人誤

晉初取建業宋初取錢塘奪地以自廣毋乃心不良豈  
知易世後失國投無方翻藉茲一隅偏安立朝堂使當  
開國日忠厚存鄰疆至此轉無家何以延垂亡乃知報  
施理天咫亦渺茫毋怪攘竊徒一意恃力强

右軍愛籠鶯崔相喜鬪牛梅以林逋高蘭以屈子幽興  
會偶然值不覺神與游其人本不朽其事遂千秋如何  
好名者徒欲托物留栽成數竿竹自此王子猷種就幾  
叢菊又謂淵明儔韻事遞相續高人遍九州效顰良可  
笑拾唾亦足羞卒之誰振拔同歸貉一邱人生可傳處  
豈在假風流

李密勸元感勿頓兵洛陽及其自起事亦戀洛口倉東  
之匡復日旣斬五六郎將遂夷諸武何又善刀藏後皆  
以此敗失勢身落阱將毋旁觀清當局昧所警是以應  
變才決機在俄頃英雄謀貴斷菩薩進須猛斬草必除  
根繫狗當繫頸

有唐裴行儉論士先器識謂四傑雖才浮薄宜擯抑乃



其所賞拔亦未見英特薦一蘇摸稜庸庸但伴食而所擯抑中駱丞起吏職草檄斥武壘發憤佐討賊舉事雖不成慷慨見骨力糜身赴忠義此豈浮薄列是知鑒早謬目已迷白黑不辨品邪正但卜遇通塞斯亦肉眼耳真士何由得

杜陵厦萬間白傅裘萬丈後人讀其詩肅然起敬仰謂雖一身窮不忘天下想吾觀拾遺老身世困搶攘固無藉手處爲民籌教養香山歷官多所至文酒賞未聞康濟略政績著天壤區區浚六井小惠亦未廣詩人好大言考行或多爽士須儲實用乃爲世所仗不可無此志隔瘼視痛癢不可徒此言虛名竊標榜

歐九不讀書乃修唐表志子京澁於文偏任作傳記巨手如二公猶嫌易位置何況羣材紛各欲及鋒試及其應世用動輒違所肄鳧頭續鵠頸牛鼻穿馬轡用必當其才古來無此事

荆公變祖法志豈在榮利蓋本豪傑流欲創富強治高可追申商蘇綽乃其次及思法必行勢須使指臂羣小遂競進流毒不可制推原其本懷固與權奸異始知功名心亦足禍人世

伯時擅丹青神到秋毫顛宣和愛遺筆幅值數百千甚



或持獻者布衣輒得官使其作畫時矜重索價懸豈特  
韞材聚輦金當如山龍眠乃長嘯供養資雲烟惟得數  
君子詩文十餘篇由來藝事妙正以人品傳設令有市  
心畫已不值錢

放翁一代才落筆見瑰異從軍陝蜀間不忘恢復志如  
何一着錯輕作南園記後村劉潛夫學殖最淵懿彈劾  
史嵩之鯁直無所避晚為賈相出亦遂滋物議二公著  
述材身擅不朽事豈藉權貴力推挽助聲氣然此事後  
觀當時見則未不覺一念移遂為終身累始知勢要場  
自守良不易內重外乃輕此際須道義

有明李何學詩唐文必漢中抹千餘年不許世人看毋  
怪羣起攻加以妄庸訕宋儒探六經心源契一貫亦掃  
千餘年註疏悉屏竄書疑古文偽詩斥小序亂理雖可  
默。通。事。豈。可。懸。斷。竹。垞。西。河。生。所。以。又。翻。案。吾。言。則。已  
贅。一。編。聊。自。玩。

古文家多論古以予已見甌北乃移其法於韻語便覺斬  
新開闢此正其狡獪處然立論精確自是不磨救

閒居讀書作六首

閉門謝時人日與古人戰戰退一輩輩自詫力未倦突  
然逢大敵長槍大羽箭不覺墜降旗焉敢張空券古來  
傳世人出手爆雷電譬如關張流神勇本獨擅吾曹才  
力弱漫詡當八面惟應整一軍軍實自討練雖難堅必



摧庶幾奔可殿

索居苦無友。惟與古人親。彼皆絕代才。形去留其神。終日儼相對。寧不勝今人。所悲時世隔。弗得話夕晨。倘有返魂香。盡活已朽身。來聚一堂上。尊酒共細論。奇賞疑復析。此樂豈有倫。惜哉不可見。我生良不辰。思彼彼不知。更爲彼沾巾。

才士矜聰明。動稱過古人。古人去渺矣。豈今可等倫。試觀六籍垂。解者何紛綸。一字千萬言。猶未得其真。當時無註脚。卽以詔愚民。家喻而戶曉。毋煩訓諄諄。可知古鈍質。已勝今慧因。如何偶一得。輒誇翔獲新。

梅花最高格。羣仰絕世姿。離騷擷衆芳。無一語及之。西蜀多海棠。艷色天下奇。堪笑浣花老。亦弗留一詩。乃知卓犖人。胸次故不羈。吟咏出典會。萬物供驅馳。典會偶不屬目。固弗見眉。豈比雕繪家。掇拾靡有遺。人面僅一尺。竟無一相肖。人心亦如面。意匠憂獨造。同閱一卷書。各自領其奧。同作一題文。各自擅其妙。問此胡爲然。各有天在竅。乃知人巧處。亦天工所到。所以才智人。不肯自棄暴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

後人觀古書。每隨已境地。譬如廣場中。環看高臺戲。矮人在平地。舉頭仰而企。危樓有憑檻。劉楨方平視。儼戲



國才言金  
非有殊看戲。乃各異矮人看戲歸。自謂見仔細樓上人。  
聞之不覺笑歎鼻。

雜題八首

天圓地亦圓。物皆圓爲模。竹木花榦果。人獸毛髮鬚。無  
不以圓成稜角。一概無方。乃人所爲制器崇廉隅。聖人  
馭天下。亦以範衆殊。一之以禮法。齊之以刑誅。欲使界  
畫定。羣就繩墨趨。終然圓化流。難盡方幅拘。是以檢閑  
立。但期大不踰禁。雖嚴借矩治。亦尙破觚。

草木日夜長。年深且干霄。人若同此例。可並喬木喬胡。  
爲七尺。軀不復能增高。造物有深意。維人最雄梟。若縱  
使昂藏。俾作長狄僑。將何所不至。騎危俯麗譙。是以限  
成格。不得踰曹交。予齒則去角。同此一鈞陶。

天地有至文。花鳥與山水。當其生機妙。巧畫弗能擬。亦  
必有解人。乃不虛此美。譬如得佳句。孤吟空自喜。不逢  
賞音讀。湮沒成故紙。化工日眼前。觸處無非是。可憐蚩  
蚩氓。熟視不覩此。其有才智流。又爲名利使。倘無我輩  
在。蕭閒味其旨。大塊亦寂寞。歎世無知己。

每夕見明月。我已與熟識。問月可識我。月謂不記憶。茫  
茫此世界。衆生奚啻億。除是大英豪。或稍爲目拭。有如  
公等輩。未見露奇特。若欲一一認。安得許眼力。神龍行



空中螻蟻對之揖禮數雖則多未必遂鑿及  
混沌初開時但以葉蔽身迨夫有蠶績已閱幾千春此  
幾千春內豈無冰雪晨不知衆裸蟲以何支冬旬得非  
少遮護便長衫毛新否則如面露凍慣亦不皴吾偶想  
到此不覺眉爲顰旁有客大笑擔憂代古人  
螃蟹外有殼鮪魚內多刺殼如城郭堅刺如戈矛利防  
護非不周終焉入刀匕乃知人最毒戕物供嗜味設有  
朱粲流將人剝屠肆噉醉如糟豚腊乾作糗糒此豈不  
痛心何弗觀易地吾已見及此戒殺愧猶未蟹鮪孰去  
留亟付門生議

天旣欲平治當盡生善人乃人有生後權不操鴻鈞各  
逞所欲爲縱慾喪其真迨乎流毒甚天亦鬱怒頻兵疫  
以殺之夫豈天不仁其如被殺者又多蚩蚩民機智能  
自衛輒作漏網鱗天亦無如何一笑付劫塵  
造物一生人其事則已畢善惡當誅賞世自有法律其  
奈刀筆吏用法輕重失因之不平者又望冥報密闢羅  
聞之笑此事非我責青天白日中枉直不辨析鄴都黑  
暗地豈能代窮詰陰陽兩相諉懸案遂難結所以千古  
冤總無昭報日

奇思警語是非仍不詭於聖人是天地間有數文字總

偶得十一首



古制謁長者脫屣始造請見君更不韞左氏傳可證蕭何履上殿殊禮出特命迨乎唐以來朝鞞始漸盛及其習用慣遂乃著爲令設使跣入朝翻成大不敬泥古有難通卽事朗可鏡所以周官書或貽後世病

高人偶托跡遂佔厥地名李白一采石右軍一蘭亭于載竟專屬後人莫能爭由來古人傳自有真精英才分稍不逮焉得相抗衡荆公奪謝墩墩終未號荆何況桑民澤赴官柳州城自詭此一去將掩子厚聲至竟羅池廟何曾祀鯁生

選墨貴黑光品茶尙白色欲黑嫌漆白欲白嫌雪黑物理固有然人情亦安極右軍蘭亭書古今奉軌則當時隄糜丸豈自奚超得盧仝七碗餘清風生羽翼當時建州製未有龍團式凡物取足用求精轉滋惑陋彼蔡君謨譜茶矜創闢吾嘉李格非著論破墨癖

吳僧得方竹圓之作珍玩蠢俗殺風景毋怪衛公嘆何哉王介甫好醜亦不判方啜龍團茶淬以消風散世間可惜事儂指豈勝按美女嫁醜夫名花對癡漢佳文覆醬瓿良琴入烟爨抵鵲用玉璞射鳥用金彈

古人戒厚葬恐賈發邱善張耆與晏殊同葬陽翟界有盜宅其間摸金肆無賴初掘張家墳漆室富珠貝滿橐



國北詩金  
喜過望。畚土爲掩蓋。繼穴晏相塚。僅一木胎帶。欲壑憤  
不償。棄屍雜塵壙。厚葬軀乃全。薄葬骨翻碎。由來禍患  
生。每出所慮外。

山僧例趨勢。向我發嘆嗟。苦道酬應冗。身不脫袈裟。方  
叅達官署。又迎貴客車。厨催香積飯。爐選頭綱茶。其詞  
若有憾。其意實自誇。一笑語山僧。毋乃路已差。爾旣厭  
煩囂。何不出了家。

才士多好色。風懷托所寄。少年貧作客。縞綦且拋棄。及  
夫仕宦成。粉黛力可致。清晨自覽鏡。苒苒老已至。乃知  
薄劣姿。此樂難妄冀。金釵十二行。本非書生事。奈何服  
硫黃。拚以性命試。

文人逞才氣。往往好論兵。及夫事權屬。鮮見成功名。古  
來稱儒將。惟有一孔明。寥寥千載後。虞雍王文成。此外  
白面徒。漫詡韜略精。河橋二十萬。惜哉陸士衡。深源令  
僕材。聲名喪北征。房琯陳濤斜。車戰旋摧崩。忠如張魏  
國。五路敗富平。由來非所習。奴織婢學耕。如何紙上談  
輒欲見。施行君看雲臺上。何曾有書生。

水不言而濕。火不言而燥。猛虎在深山。藜藿莫敢蹈。乃  
知品有真。毋煩自表暴。祖思來問佞。毋乃已所召。暮夜  
能却金。何如金不到。昔聞土壽于黃金。昔聞日墮能



袞袞趨勢徒乞憐。權貴側上壽。千黃金修費。雙白璧猶恐未得當。屏息伺顏色。一笑非常榮。偶怫終夜感。使其將此心事親。供子職。但須十一二。大孝已莫及。何為舍所生。去狗勢炎赫。所得能幾何。奴顏婢其膝。

何處夫巴氏。作吏印懸肘。望門計民貲。掩取魚入筍。嗚呼百金產。中人豈易有。饑腸忍吼牛。勞筋羨眠狗。銖銖積數世。方期保敝帚。一朝威攫之。空空剩兩手。竭彼祖父力。貽我子孫守。天道果有知。此物可能久。

諸作多醒世名言筆極蒼辣昆吾一刀切玉如泥舟

男廷英校字

歐北詩鈔五言古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遊惠山

曉緣梁溪行波滑。一枝櫓忽聞溪流聲。知是夜來雨。舍舟入林麓。霽色澹天宇。空翠霏濛濛。孤煙起縷縷。葉落風自掃。山缺雲或補。言尋漪瀾堂。寒碧見太古。却訝尺許深。汲綆萬人取。始信一眼泉中涵。滿腹乳臨流。澄水觀眉髮。朗可數。翻嫌塵網身。到此成傖楚。日斜歸路促。勝遊歎莽魯。回首蒼山巔。新月上高樹。

赴天津



西笑到長安。求官擬唾手。豈知一青衿。易地成棄帚。南  
庠試北闈。令甲所不受。聞有牢盆籍。遊客借已久。爰乘  
薄笨車。路指丁沽口。將爲假途行。先防扞關守。詰者嚴  
誰何。未敢告以某。譬如投秦客。變易姓名走孟嘗。出函  
谷。夜半作吠狗。曹公誑追兵。黃馬者在後。居然春絮飄  
着地。又生柳。雖貪奮飛便。終愧詭遇醜。古人重始進。出  
處戒其苟。聘書郤公卿。移文畏朋友。伊余獨何爲。情類  
雉求牡。盜泉不暇擇。渴來飲一斗。旅枕夢醒時。何地謝  
愧忸。一笑聊解嘲。比例得八九。徐凝江右士。赴杭覓舉  
首。名臣范履霜。亦以朱說取。士窮則躁進。此事古來有。  
要當期大節。微青豈足垢。

園居四首

少小愛林泉。願深力未遂。必待買山錢。始慰棲巖志。自  
顧此腐儒。爲期恐猶未。竭來尙書鳩。一龕得高寄。平池  
涵碧虛。層巒聳蒼翠。主人方勤勞。傑直承明地。晨出暮  
始歸。弗暇享清閤。一笑落吾手。客乃居主位。蠶績蟹有  
匡。古原有此事。  
人在積氣內。如魚在水中。一呼一吸間。息息相通所。  
以居此身。須遠垢穢蒙。六街車馬地。路塵如飄蓬。獨茲  
境最清。豁然隔霧凇。濃綠畫陰陰。飛翠朝濛濛。涵煦於



其內心神爲之融。始悟學道人。必住空山空。  
微雨過林端。楚楚出新碧。端居靜無事。卽景偶尋繹。窻  
前無數花。一時齊副坼。同是一氣發。胡爲異紅白。蚊蟲  
本化生。非有卵與核。胡爲年年化。形質不改易。燕蝠同  
其類。何乃殊旦夕。雀蛤判其族。又何互體魄。芸生信蕃  
變。物理渺難格。但覺化工妙。觸處皆奇迹。  
今我所居堂。昔之藏嬌院。有客戲語余。惜哉今不見。笑  
謂客何愚。代序去若箭。使其猶在時。紅顏亦已變。幡然  
春夢婆。君將唾其面。否則嬋娟姿。慣侍黨家宴。見此窮  
措大。亦豈有餘戀。不如卽目前。行樂隨所便。名花與異

書十倍美人艷

此在汪文端澄懷園所作靜中故多悟境保泰

扈從木蘭雜詩

我。我。南。天。門。巖。巖。古。北。口。一。髮。通。番。落。岡。巒。互。環。紐。當  
其。扼。隘。處。兩。馬。不。容。偶。胡。爲。明。中。葉。往。往。敵。騎。蹂。瓦。刺  
僅。餘。孽。朶。顏。亦。小。醜。筆。策。時。一。鳴。空。壁。輒。反。走。當。時。諸  
將。帥。守。關。者。誰。某。我。朝。溥。德。威。地。盡。九。垓。九。保。塞。諸  
蕃。戎。弭。帖。如。畜。狗。方。供。使。臂。指。寧。煩。顧。腋。肘。在。德。不。在  
險。古。語。良。不。朽。

安營無常所。一夕輒一徙。堪笑擇地者。盡力爭尺咫。似  
欲作世業。永以貽孫子。輜重未及來。爭先佔基址。立幟



標四陲務欲恢疆紀忽有後來人闖入欲棲止驚如寇  
入邊憤如師摩壘奮身起相抗攘臂誓相死同壤為仇  
讐必逐然後已日暮就帳宿卧席暖方始又欲爭前途  
棄之若敝屣安肯為少留連夜拔帳起

隨營有行市居奇者何人車駝捆載來物以罕見珍一  
日長一價炊餅如錢輪酒瓶屢加水菜把須論縉就中  
只牛肉價值差平均日無轉輪費驅而殺其身嗟我雖  
老饕觀此忍入唇黎羹脫粟飯聊以度夕晨僮僕竊訕  
笑聞之不敢噎

巍巍達巴漢蒙古語其高不可計百折到其巔自辰已及

未萬馬氣一喘彌天作雲沸捫星仰歇息迴立蒼霄際  
却望四山齊翻如在平地平地所來處窪作溝渠細步  
移輒換形境變乃易位適從山下觀山凸而上銳今來  
山上觀地凹忽下墜一凹一凸間生我顛倒智

贈張吟薌秀才

閒居苦岑寂兀坐想好友宦冷既寡交地僻更罕偶昨  
來蔣吉士心餘笑我目封薌去此不數武有客屹材藪我  
聞喜欲狂徑造一握手遂索行卷歸果然才富有兩冊  
花間詞奪席屯田柳清音獨繭絲豔態百花酒幽芬嗅  
露蘭脆味嚼雪藕有時鐵撥絃迸落鮫珠剖忽吹烟竹



笛老蛟變為叟讀之惟恐盡長吟欲其久每到得意時  
 浮白輒一斗嗚呼書生眼動輒慕不朽滔滔世運嬗如  
 波日東走何限魁杰流滅沒濡其首序點甫揚輝十已  
 去八九君也殆庶幾生才定非苟繫余懶廢學胸膈俗  
 氛糾譬若白頭嫗自顧傷老醜一朝見麗人歎羨不容  
 口又如道子畫不能自運拊忽觀舞劍勢其氣乃抖擻  
 寓齋喜咫尺相距不盈畝自今數晨夕與君作吟耦

題許松堂亡姬小像

欲以美人傳必廿少年死倘或過少年其人已不美西  
 施壽百年寧復吳王憐徐姬自知老專恃多情牽武壘  
 佔六郎亦脇以威權不然蓮花面肯伴此嫗眠乃知絕  
 世姿不貴長命延何哉君癡絕痛此嬋娟質畫出臨歿  
 貌問年纔十七歎其不久存滴盡愛河血君方為姬悲  
 吾且為姬喜留此初開花賺得君淚泚試從此別後預  
 想頭白容知君惋惜情不復如此濃

生趣溢紙枚

同北墅漱田觀西洋樂器

郊園散直歸訪奇番人宅中有虬鬚叟欽天監正劉松齡等皆西洋人出門  
 敬逐客來從大西洋官授義和職年深習漢語無煩舌  
 人譯引登天主堂有象繪素壁靚若姑射仙科頭不冠  
 幘云是彼周孔崇奉自古昔再遊觀星臺爽塏上勿翬



玻璃千里鏡高指遙天碧日中可見斗象緯測晨夕斯  
須請奏樂虛室靜生白初從樓下聽繁響出空隙嘈呖  
無射鐘嘹唳蕤賓鐵淵淵鼓悲壯坎坎缶清激鐸于丁  
且寧磬折拊復擊瑟希有餘鏗琴澹忽作霹靂玉鳳唳  
簫烟竹龍吟笛連桐柷榻底頻櫟鈕鉛脊靴耳柄獨搖  
笙舌炭先炙吸噓竽調簧節簇筳赴拍箎疑老嫗吹筑  
豈漸離擲琵琶鐵撥彈箏箏銀甲畫寒泉澁篴篴薄雪  
飛箏篋孤倡輒羣和將喧轉稍寂萬籟繁會中縷縷仍  
貫脈方疑宮懸備定有樂工百豈知登樓觀一老坐撈  
擘一音一鉛管藏機振鬪驅一管一銅絲引線通骨節  
其下鞠風橐呼吸類潮汐絲從橐罅縮風向管孔迫衆  
竅乃發響力透腠理若清濁列若眉大小鳴以臆韻仍  
判宮商器弗假匏革雖難繼韶護亦頗諧曠釋奇哉創  
物智乃出自蠻貊維華夏初神聖幾更易鸞鷲肇律呂  
拒黍度寸尺嶰谷截絲筠泗濱採浮石元聲始審定萬  
古仰翔獲迢迢裨海外何由來取則伶倫與后夔姓名  
且未識音豈師曠傳譜非制氏得始知天地大到處有  
開闢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流連日將暮蓮漏報百  
刻自鳴鐘歸將寫其聲畫此記枕席

暑夜戲筆



暑夕愛孤眠我眠豈真孤六尺黃琉璃鋪之皂羅幪引  
睡有黃嬾伴寢有青奴左抱而右擁長夜為歡娛閨人  
不相妬翻送斗酒需貧官享此福毋乃太侈乎

書名黃嬾竹  
几名青奴

初用眼鏡

少年恃目力一覽數行下能從百步外遠讀屏滿架因  
之不自惜逞用弗使暇螢火貯囊照鄰燈鑿壁借倦勿  
交睫眠怒或裂眚吃豈知過則傷索債乃不赦年來理  
鉛槧忽驚眩駘乍恭逢廷試期方覲一戰霸生平見  
敵勇坐是臨陣怕真同霧看花幾俾畫作夜何來兩圈  
璧功賽補天罅長繩繫雙日橫橋向鼻跨瑩比壺映冰

朗勝炬燃樺平添膜一層翻使障翳化涼月淨無塵澄  
潭湛不瀉瞳神失所居賃此得宅舍空中花不存鏡裏  
影逾姘遂覺蝨懸輪可以命中射奇哉洵巧製豈復金  
篋藉相傳宣德年來自番舶駕內府賜老臣貴值兼金  
價初本嵌玻璃薄若紙新研中土遞倣造水晶亦流亞  
始識創物智不盡出華夏繫余愧結習把卷頗嗜炙已  
知老漸侵幸有光可貫抱茲千年冰如刀難離櫛收宜  
近筆牀挂豈雜弓弮留伴炳燭餘觀書味噉蔗

後園居詩

昔年園居詩乃在尙書塢月榭間風亭石林蟠水府今



年園居詩蕭然一環堵地僅可笏量屋每牽蘿補若以較疇昔曾何足比數顧獨少外營意境轉栩栩種樹鬱成林蒔花疏爲圃花如莞而笑樹若翩以舞老我於其間一窩自仰俯門外人海喧門內洞天古

頻年苦貧乏今歲尤艱難內子前致辭明日無朝餐一笑謝之去勿得來相干吾方吟小詩一字尙未安待吾詩成後料理齏鹽酸君看長安道豈有餓死官

趣極枚

有客忽叩門來送潤筆需乞我作墓誌要我工爲諛言政必龔黃言學必程朱吾聊以爲戲如其意所須補綴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諸其素行十鈞無一銖此文尙

傳後誰復知賢愚或且引爲據竟入史冊摹乃知青史

上大牛亦屬誣

千古陳案一語翻盡保泰

公卿視寒士卑卑不足算豈知漏一盡氣燄隨烟散翻藉寒士力姓名見豪翰使其早知此敢以勢位慢士也而早知亦可自傲岸胡爲交失之各就目睫看此則工

嗚嗚彼則雄顧盼堪笑一雲泥誤此兩癡漢

文章千古事詎可以勢爭何哉諸巨公好以古學鳴未便鳳樓造先長牛耳盟自命韓歐家羣奉燕許名譽之稍不滿艷然輒怒生先生付一笑擿埴任冥行古來著述事豈盡歸公卿



杜門少還往。或憐我索居。我豈真索居。家有插架書。其中列古人。何止十萬餘。呼之而卽至。不煩催小胥。堪笑今之人。未必古人如。偏覺見面難。自高其門閭。一刺投已入。勞我久駐車。此土木偶耳。曷怪與汝疎。

湘江舟行

順風兼順水。一日數百里。風逆水復逆。進寸慮退尺。風水兩俱順。良可快躁進。我意殊不然。過順生悔吝。惟願得其一。以偏收全功。有風不必水。有水不必風。於力旣易補。於理亦甚公。君看得意人。雙挾風水駛。張帆飽若弓。振柁疾於矢。前有山彎彎。下有石齒齒。乘勢不及收。一觸或破毀。

泝流過祁陽。山緊江漸窄。水刷山根露。峯巒森角豁。時復作嵌空。倒瞰奔流碧。舟行過其下。壓頂慮崩拆。邪許同一聲。響答出空隙。衆篙所叢刺。石有千孔迹。沿隄默流覽。奇景多翔獲。非特狀譎詭。更有質變易。石或爛如土。土或堅如石。

落皮樹

木以根聚氣。以皮通津沫。試與斷其皮。本實卽摧撥。枝折皮未斷。垂死又能活。所以述律后。設譬借高樾。云何落皮樹。孤露一株突。支離狀堪笑。裸而不披褐。戰士搏



赤身僵屍立白骨可憐窮黔婁并無袂蒙頰潑寒胡作  
戲臂袒朔風颭安有柿柎連但見節目闊倘書孫臏字  
過者定氣奪婆娑枯樹影使我歎天闕豈知察其顛生  
意方潑潑凌霄抽條枚澁露透槎枿密葉綠於染繁陰  
濃可羨咄哉皮不存滋液憑何拔下比臂無膚上異頭  
寡髮得非驚精香潛結蒼根馭或乃聲風木汗自榦中  
發要知氣內充固不在膚末化工誠太奇物理未易括  
聊補草木記異聞資採掇

赴滇從軍作

古來戎馬間軀命長草草一身既從軍生死那得保此  
意黯自憐未敢向人道作氣自振厲命酒豁懷抱山妻  
則已知顧弗忍淡考間出一語商似預籌未了亂之以  
他詞中心各如擣臨別復何言得歸不必早寶我膝下  
兒奉我堂上老

詩到真處白描勝於着色枚

龍尾關

點蒼千仞高洱海萬頃沛山川負雄傑天末闢都會緬  
惟天寶年南詔早自大一火并五部狡毒過屠僧築茲  
龍尾關扼險控要害域中封嶽五直欲抗嵩秦南摧交  
趾城北渡嘉陵瀨可憐鮮于師萬骨委蒿艾遂割天一  
角永佔西方兌後雖篡竊頻中土固莫奈為唐交綏餘



在宋畫斧外元時稍內附亦僅貢篚貝迨夫勝國初始  
入版圖繪傳聞兩將軍鑿鑿於此戰功最叩關造攻具殺  
氣振烟靄偏師繞背出拔趙立漢旆士氣競謹呼蠻衆  
乃狼狽爰擒狄雙如改流剗翳蒼至今勲伐炳人口尙  
炙膾由來風氣開遐荒入函蓋當時摧陷力實亦武臣  
賴我來值軍興輸輓動倉廩鼓鞀思封疆關河撫襟帶  
會有名將材一戰靖塵埃

連日無蔬菜至平夏買得蘿蔔大喜過望而紀以

詩

平生負傲兀恃有藜藿腹咬得菜根斷頗以鄙食肉竭  
來從軍行不暇具首蓄旅囊裹鹽豉腊豚脯黃犢筠籠  
裝易腐土銜煮詎熟噬乾齧齶勞齒肥胸胃贖用佐脫  
粟飯有若喉貫鏃可憐老饕窮何處得新菽每行林壑  
間輒思刷黃獨漫呼山藟藟翻羨盤苜蓿今朝獨何幸  
師傍田家宿食指忽然動籬落見蘆菔不禁朵兩頰亟  
問地主孰敢期盈把送但冀得錢鬻於焉長鑿刷爰以  
濁水漉滑突百十枚帳前滾碌礪不暇搗薑和遑更作  
鮮畜入我菜園腸適遇其故族豈惟調榮衛兼使爽心  
目灌頂醍醐漿活命蕪蕪粥珍戒僕暗偷壑防客不速  
還愁明日盡羸馬壓兩籠此物搗成丸可以療麪毒我



無十裂餅奚用火攻逐鬢髮欲早白可兼地黃服我無  
作相望豈藉裝老禿祇以斷蔬久饒過涎流麪好待奏  
凱歸高宴夜列燭豪鬪盤格奇食單開滿幅

邊外諸土司地每清晨必起黑霧咫尺不可辨辰

刻方散

五更拔帳起星斗方磊落少焉日欲紅霧起周六幕濃  
於烟冥冥重過雲漠漠陰暄糊兩眼難刮金篋膜對面  
不見人黑影但約略我疑彼魑魅彼訝我魂魄心警迫  
一呼聞聲乃相諾真同墨穴行豈輸漆室作何哉天地  
間沴氣此方各嘗稽博物志瘴霧毒最虐醉飽可不死

飢虛立中惡我行不蓐食直以枵腹搏從軍命已拚寧

復哀浪泊惟聞古用兵天時必參酌建德擊世雄乘此

升樓躍竇建德擊薛世雄亞子破夾城亦藉功掃籜唐莊宗救

乘大霧血騰其柵由來出不意可以奮摧廓繫茲蠻徼地氛靈

日布濩無煩公超術如奉祖和約潛軍行其間謀者莫

能度前事應可師利用暗中摸冒雨突厥盟乘雪元濟

縛明當斫陣去會磔蚩尤醜

錢充齋觀察遠餉永昌麪作餅大嚼詩以誌惠

久客生計窘晨起惟啖粥山行想酒樹野處訪麪木嘉  
惠荷故人玉屑餽滿籬貧兒詫驟富動色到僮僕於焉



商食單享此非分。福冷淘勞。斡旋水引費。撈漉。麤麤乏  
脂豨。髓膽少。棧鹿。餽饌法不嫻。餽餽料未蓄。繫惟作餅  
事力省。成易速。鴟夷。澗泉。鴉嘴。鋤野藪。先採銀泥爛。  
次納金薤馥。按抄。彌罅縫。按。擗。擴。邊。幅。周。輪。做。鏡。圓。空。  
中。肖。壁。複。火。不。武。而。文。功。既。翻。又。覆。逼。餓。焦。有。疲。得。氣。  
飽。如。翹。斯。須。動。頤。朶。雪。膚。瑩。滿。盞。饒。口。欣。過。屠。亟。趁。出。  
鐵。燠。寧。顧。齒。牙。倦。本。無。書。畫。贖。一。笑。戎。馬。問。將。軍。不。負。  
腹。却。憶。豪。富。家。茲。事。關。鼎。餼。束。皙。賦。猶。陋。吳。均。說。未。錄。  
佳。名。巨。勝。殊。雅。製。曼。陀。獨。攬。蜜。雕。駝。蹄。拌。槐。蒸。兔。目。肪。  
求。赤。髓。羊。腴。選。舐。背。犢。膏。環。圓。無。端。徹。條。直。不。曲。徬。古。  
紅。綾。包。翻。新。綵。花。簇。裏。餖。粗。如。柱。張。皮。大。於。屋。百。和。工。  
雜。糝。千。層。互。連。屬。裂。作。十。字。勻。飮。就。五。色。郁。酥。有。見。風。  
消。薄。可。映。字。讀。視。我。腐。儒。餐。奚。啻。飯。脫。粟。顧。當。飢。渴。中。  
所。願。良。易。足。中。流。遇。一。壺。直。抵。舟。萬。斛。殷。勤。謝。珍。貺。敬。  
誌。古。誼。篤。已。增。十。日。糧。况。勞。千。里。轂。從。軍。王。仲。宣。累。人。  
閔。仲。叔。飢。驅。彭。澤。詩。乞。米。平。原。贖。生。平。骯。髒。氣。不。覺。滋。  
愧。惡。所。悲。茹。淡。久。欲。語。羞。再。瀆。晉。饑。惟。恃。秦。隴。得。又。望。  
蜀。何。當。更。拜。嘉。庖。人。日。繼。肉。

力量舟

安寧州湯池

安寧湯池名入滇耳久屬去年匆匆過爲赴師期速今



來是歸途可弗留。一宿紆道得其處。平岡隱迴複門前。  
有清溪溪上有喬木。呼童扣門入楚楚。數間屋內外判。  
兩池泉脈暗滲漉。解衣得磅礴。洗我塵十斛。熱未至炙。  
手深恰纔及腹。性靈抱中和。元氣葆溫燠。幾疑平池底。  
火輪轉其軸。風橐鼓洪鈞。暖律吹黍谷。烘此一勺源。長。  
護春意。伏吾聞。炭與磺皆能燂。水熟硫磺泉。多臭石炭。  
泉每濁。此特涵清冷。兼復帶芬馥。知爲砂牀。疑其品擅。  
所獨惜哉。落天南。寂寞錮荒服。不得比華清。一浸妃子。  
肉。徒令如我輩。來此澡垢黷。洗非高人耳。濯是僮父足。  
七尺形穢軀。毋乃增水辱。繫余聊取快。一爽豁心目。憶。  
自入滇來塵勞日。馳逐風埃面薰炙。蟻蝨體孳育。忽得。  
臨清流。此念敢素蓄。永昌珍珠泉。昨已曾手掬。安寧硃。  
砂泉。今更得身浴。滇南兩奇品。吾已兼其福。所得良過。  
分。敢復歎勞碌。

署齋偶得

閨媛或有私時。猶恐人知。娼女卽改行。見客仍笑嬉。由。  
來出身異意趣。自各岐與聘。卻扇妓。寧買破瓜姬。所以。  
劉士安。轉運兼度支。筦庫必用士。不使吏爲之。  
城市犬能吠。專吠藍縷人。鄉村犬亦吠。反吠衣履新。由。  
其所見。陋生不識冠巾。毋怪狗苟徒。讐正羣狺。狺彼其。



心目中好醜本不分。自非同氣類。相遇必怒瞋。亦復何足責。彼固非人身。

夕陽在西下。紅乃映海東。震雷鼓一鳴。百里聞隆隆。由來聲與光。所屆遠莫窮。奈何齷齪流。目睫謀徒工。死爲無名鬼。生爲無是公。君子務其大。意氣高於虹。

三詩眼光燭天枚

華崗

仇池小有天。遠落武都氏。桃花秦人洞。深藏武陵溪。乃知好林壑。多在蠻獠黎。水經括地志。或有不及稽。迢迢歸順州。天末接交趾。從古無人到。爲僻處邊鄙。豈知百里內。處處佳山水。就中推華崗。尤擅清景妍。有山必有田。有田必有泉。畝歲收二鍾。不識旱潦年。茅屋四五邨。枕麓臨淪漣。依依榆柳樹。綠陰連陌阡。染衣刈藍草。織布種木棉。拾樵可供爨。把釣時獲鮮。五雞二母。競賽社畱客。便所買只鹽鼓。餘者不用錢。人各長子孫。朝耕暮歸眠。其俗總淳樸。一概無愚賢。混沌所未鑿。畱此太古天。繫我倦遊人。忽睹茲風味。不覺意也消。曷禁心乎醉。昔宋士大夫。每家宦遊地。清潁築室謀。陽羨買田計。故鄉雖難忘。佳境良不易。他年擬抽簪。卜築於此寄同爲。一齊民。莫呼舊長吏。



人面竹

炎荒物產奇，篠蕩出異態。近根節愈促，節節面具戴。五

官雖未備，團團具梗概。歐陽詢嘲長孫無忌詩所以團團見乾腹子豐上開廣額，銳

下剩短喙，無鬚頤。額間有骨，顴輔內得風。未能笑滴雨，

或當磧澹白，恰傅粉嫩綠。豈點黛，幸無湘淚斑。灑作疤

痣，類密如並頭。侶森若駢首，隊鴈行排一。一魚貫聯輩，

輩周圍俱外。向何處相君，背客攜一株。贈摩挲，殊可愛。

不中笛管吹，肯截鼓槌搗。量材刷為杖，圓潔叩竹賽。雖

顏十八盤數，與應真配詎敢以墨黥烙漆用火績。幻出

衆羅漢，眉目端正。在與我相周旋，論交久可耐。乃知庶

彙蕃見聞，有不逮。虞衡志既遺，草木狀未載。老夫喜駢

麗摘字為尋對，閩中佛手柑。吳下鬼目菜。

海珠寺

江水從西來，海潮自東至。一柱當中流，厥惟海珠寺。石

根插飛濤，礎此百弓地。能隨水長落，又似憑虛繫。蒼茫

烟波內，一朶浪花沸。上有水晶宮，凌空擅清閼。層樓入

穹漢，千里目可寄。高榕森綠陰，遠綰雲霧翠。其外樓櫓

周礮眼，若鱗次鎖鑰。壯都會亦以寓警備，人物鮫墟形。

臺殿蜃市氣，地真浮玉如。名叶照乘譬，大水環之流。怡

作圓折勢，千艘往來繞。亦似驪龍戲，我來一登臨。爽朗



豁心意向疑珠宮名齊諧但誌異豈知今日遊真入圓  
光麗其中况廻復層折歷階砌笑比九曲穿身乃化爲  
蟻

羅浮紀遊

生平慕羅浮嶺嶠苦難到一官得廣州謂可領其奧終  
歲守簿領依然限登眺今年幸遷官候代未就道及此  
不一遊恐貽終身懊座客况二士雅興有同調休文蔚  
詞華道子擅墨妙酒間贊予決遂鼓中流櫂一葦凌茫  
然清風已盈抱

花手一小菴是爲初禪地文室雖精嚴平墟少幽邃迺  
遷入山麓引人漸深致一磴一紆迴萬松萬蒼翠磴道  
轉欲窮松陰接猶翳肅然華首臺山僧拱而企入門得  
瀟灑庭齋潔無滓鐘魚勤課誦經卷妥位置其後合掌  
巖徑以曲逾闕飛泉百丈瀉奇石兩崖閉何許好溪山  
多爲僧占寄

飛雲五千仞

飛雲峯爲羅  
浮極高處

雲聚族而衆我行入迷茫目力

不得縱蓬蓬觸石出鬱勃誰能控一東又一西如迎復  
如送有時雨相薄便欲作陣闕天風來撼之吾身與俱  
動回看諸峯頭滅沒若浮甕咄哉信奇觀盛氣涵瀕洞  
終歲頂自封昏如不醒夢君看曦輪光欲漏苦無縫却



問山下人赤日炙背痛

遙望北山巔有人瘦而坐是日宿冲虛觀所見疑是神仙流經謫偶

此墮詢之道童云觀中推上座黃白會不談吐納亦不

課往往採藥去能耐十日餓我聞益驚詫謂得箇中箇

策馬急就之與語問所做未解為鳥伸但誇伴虎卧斯

言則已淺非有方術大特一樸野人好靜息勞瘁凡事

須目察真偽乃不錯假使遇此老不為親勘破應貽平

生恨謂異人蹉過二字見楊誠齋詩

茲山在中原未必首屈指獨其靈秀殊發現雲與水四

百三十峯峯峯有雲起二十有二溪溪溪有水瀾我行

半天下名山閱萬里若論雲水多未見有及此緣知茲

山靈清淑孕其裏我生到何幸惜哉日無幾候吏催下

山控我馬行駛明日梅花郵回首空倚徙路循溪水清

山隔暮雲紫

哭鐵騾

騾為余從軍時晨夕所騎雖有副馬不用也土

下岡坂曾無一失色純黑軍中呼為鐵騾事訖

歸鎮安移廣州皆從今將赴黔水程遠不能載

往爰贈番禺張令甫去一夕死詩以哭之

作吏未惠民遑敢說愛物何哉一騾死翻為淚痕溢憶



昨從滇軍市駿備馳突汝忽應募來黑光潤如漆昂藏  
五尺高氣壓馬萬匹試之知其良不煩駕馭術我慕聰  
馬工汝步何俊逸我羨馱馱駛汝走何迅疾但口不能  
言意向早洞悉雄姿况瘦勁色鐵骨亦鐵出門二十里  
毛竅汗未濕按轡方緩行從騎奔始及巨礮轟一聲驪  
黃盡股慄屹立獨不動四蹄儼卓筆爰作我的盧不許  
僮僕叱相倚互爲命汝足卽我膝下鞍與汝兩上鞍與  
汝一滇南多巉巖登頓弗自恤滾恐汝力盡勒銜每暫  
歇鼻息喘向天沸成雲滂勃憫勞摩汝頸汝亦若就暍  
但有依依情絕無悻悻色此段可憐意至今耿耿沒兩  
年無刻停萬里未一蹶事訖歸官衙策勲償以佚相隨  
粵西東日餉青芻苾無何又移官難共載水驛忍換名  
姬姿肯賣市僧直爲擇同官贈吾願庶粗畢胡爲甫出  
閑一夕遽告卒嗟豈前生債只許供我役否則義烈心  
離主甘就歿所悲艱難際用汝力幾竭及夫身就闕棄  
擲命不活追維子方語此事痛至骨

沉刻處筆力透紙背德麟

舟發灘陽

灘溪五溪源淺碧俯見底客行陸程盡水程自茲始小  
舟麻陽來高僅尺有咫欠伸輒打頭跌坐不得起生平  
負傲兀罰受折腰恥妻孥有怨言僮僕竊愁視倦客顧



弗聞但覺舟行駛步步是歸程程程是下水

溪河本非河其始蓋山麓為水所衝蕩泥去石骨蠹石  
多遂成灘節節駭機伏急流方奔騰一束起怒瀑狹或  
尺二三高或丈五六可憐上灘者力盡一篙竹波吒命

欲拚邪許聲似哭苦恨天設險初此扼隘酷嗟哉一何  
愚不見睫者目危灘雖多阻迅水實藉蓄設無此隔閼  
留水作洞汙將愁一瀉盡又歎舟行陸

上灘遲如牛下灘疾於鳥上灘恨灘多下灘恨灘少逆  
風柁柁牢順風駕帆嫻逆風恨風大順風恨風小人情  
例貪得孰肯平心較試與下灘人回看灘水倒嗟彼上

灘者求魚緣木杪試與順風人回看風力矯嗟彼阻風  
者待兔守株老凡事作此觀百念可以了

香山所不能到舟

### 小孤山

孤峰插崩濤口與雷霆鬪四旁嶄無附蠹空一柱秀自  
非千丈根安能植不仆級級勢累甃太古誰所斃風雪  
久剝蝕石色積鐵透草木根其罅一一堅且瘦虬松乃  
十圍焉知幾千壽中藏仙姝宮鑿翠闥戶彌妝成嬋娟  
姿不作老嫗皺居然大琳宇香火日奔奏小孤本非姑  
何年字訛謬屈使作女身頗遂著霧佑乃知人心幻事  
多憑虛構及夫意造成鬼神亦俯就我來暫停舟正值



寒雨驟也疑行雲歸濛濛濕巖岫

樸老入杜舟

卽事

出門廿五年故鄉如異域中間偶一歸會未突黔墨今  
來循里社門巷多改易舊時同輩人見面了不識別後  
所生者翻可以意測昔見某少時顏狀宛可憶肖者必  
其子十果八九得卽事一撫然感此日易景觀河性空  
在老慨波斯匿安得辟穀方長保髻邊黑

漁塘卽事

腐儒昧生計貧薄天所與囊餘幾文錢便思作豪舉百  
千買廢壤蒼然在平楚曲池五百弓周圍作疆圍中有  
廿畝地幽僻似蘭渚於焉結茅屋綠陰就老楮種竹竹  
能笑蒔花花欲語便作佚老堂此福天已許  
平泉醒酒石旋落監軍手午橋綠野堂後爲張相有堪  
笑甌北生辛勤種花柳似立不拔基欲以傳永久將毋  
愚公愚貽笑河曲叟勸君且勿笑意固各有取達人遊  
乘燭智士歌擊缶行樂貴目前亦遑恤其後君看百年  
內何物能世守

昔官西南陲到處衆山繞蔽遮碍曠望恨不盡剷了今  
歸江南村又苦乏烟島欲營十丈岡計費百金造廻思  
黔粵境巖岫知多少倘割一角來已足雄江表安得煩



神鞭驅石落吾沼。一笑姑妄言。人情例顛倒。有山嫌山多。無山覺山好。何如卽眼前。俯仰豁懷抱。奚必占邱壑。方可以娛老。

成都葛武侯。曾植八百桑。畏吾廉孟子。亦築萬柳堂。我生二公後。何一可較長。乃於老圃中。也復羅青蒼。種桑四百株。栽柳三千椿。物是人則非。毋乃不自量。伊余豈慕古。妄冀附末光。維桑可禦寒。維柳可納涼。寒燠各有資。此亦經濟方。濟物則已矣。聊保身其康。

春從何處來。頃刻動土脈。勾者忽已萌。甲者忽已折。一夜收觀收昨寸觀今則尺生機怒長處速於馬馳驛或葉而尖圓或花而紅白彫鏤誰施功道染誰著色乃知化工妙一氣所旁魄。却憶數十年。枉爲塵事役。日在天地內。不識造化迹。今始得靜觀。一一矜創獲。人老俗緣謝。心閒物理格。茅齋小牕明。晏坐將讀易。

幽尋

幽尋不知疲。意行度遙陌。昔游所未經。數折地愈僻。忽至野水岸。路斷行跡絕。欲問空無人。一鷺草邊白。

編詩

閒居靜無事。編閱生平詩。常苦少作多。老去漸見疵。割愛心不忍。改爲力已疲。其有得意處。時復一哦之。搬薑



鼠何味食蓼蟲偏怡或誤吞釣餌或走觸甕醯贏得妻  
孥輩私相笑其癡歐陽昔作文喜共師魯披伸紙一疾  
讀其樂不可支坡云七分讀劣句生妍姿我今無此友  
將欲索解誰名山傳其人斯語亦自欺人亦未必讀讀  
亦吾弗知不如還自賞我我相娛嬉昔我卽伯牙今我  
卽鍾期本從性情出仍來養心脾魂尋舊遊夢緒引不  
斷絲生平辛苦報消受惟此時

真詩人之言先得我心矣枚

### 偶書

文人致青雲初以文爲媒才名日暴著積漸登三台及  
夫官旣崇又須談幹濟幹濟乃空談何能立一事其文  
亦遂墮久作敝屣棄一朝夜漏盡論定始可憐欲入文  
苑內旣無文可傳編之列傳中敷演不成篇所以明眼  
人見幾斷於內不能立勲業及早奉身退書有一卷傳  
亦抵公卿貴

### 戲咏蛛網

蜘蛛爾本微偏具善知識結網挂簷端憑虛求口食初  
若營大廈向背審南北爬沙去復來攀緣降又陟扼要  
在立網如柱必早植意取佔地高法貴引繩直潛抽乙  
乙絲泄自尾闕黑於焉定間架次第功乃卽經先緯斯  
後外濶內漸窄界畫羅盤痕圍規渾儀式入扣撰迴文



先天圖太極宛宛旋螺紋團團磨牛迹循環無斷緒疎  
密有定則勻豈粉線闌巧賽錦機織鯁簾出鬼工鮫綃  
絕人力當空不成翳映日轉無色用以掩不虞誘物入  
繳纏我思寥廓天千步幃難囂區區設廚羅包絡能幾  
尺細僅明鏡懸大亦車輪仄奚啻三面開安冀一目得  
吞舟會當漏冥飛詎可弋庸知艾而張終資飽胸臆昧  
者入吾網失足落茨棘義通釣不綱術用攘非奪譬彼  
信天翁取給同塲畫或黏蠓蟻軀或背蝶蜂翼觸藩羝  
躑躅鑽紙蠅偪塞鷹韝難遠颺馬枚早被勒老蛛顧之  
喜朵頤觀其亟危機汝自投弱肉我何惻爰果腹彭亨

不向牆隙匿傲然據中央端坐快偃息咄哉造化奇生  
理信難測一物賦一技俾各食其力鵲有隱巢木鸛有  
長水石燕能忌戊己鼉能辨時刻避風者鷄鷓禁水者  
灘渤鳩鳥爪禹步穴蛇出就廔啄木嘴畫符樹蠹起受  
効由來謀生智固卽性之德獨怪蛛也靈褊衷殊太嗇  
滿腹蘊經綸不以供禴禘曷弗罄緒餘致用到服飾衣  
被堪及人黼黻更華國老蛛掉頭謝此事非我職不見  
吐絲蠶狗人翻自賊聊復私一毛寧須羨九罭甘在翹  
肖中爲楊不爲墨

如此小題而刻畫鋪張一至於此每讀必嘆曰奇才奇才

放言



一物有不知儒者引爲恥豈知物難格萬彙紛莫紀試  
廣支諾臯一一數僂指鼠卵旣發祥龍豨乃微否石沉  
有浮磬木浮有沉水蠶孕寒冰中龜活烈火裏羊或種  
肉生人或飛頭起豬或牙有佛魚或身作妓蛇何爲兩  
頭狐何用九尾蟹奴寄殼居水母借目視按旬蚶口移  
應候象膽徙犀角軟貼胸鼠皮堅種齒鷹從嘴出糞兔  
向口吐子木偶鬚忽生泥馬汗自泚狸能雄能雌魍不  
人不鬼綠蓑化兒啼枸杞作火吹蕉爲女善媚楓變叟  
不死桄榔腹多麪椰實汁成醴樹理字如刻石紋畫如  
緝治葛性殺人山牛食之美巴豆毒戕命飼鼯大如豕  
長狄身九畝焦僂三尺止靈椿壽八千朝菌及夕萎餘  
鼯同穴棲飛走通精髓雀蛤隨時化水陸互軀體齊諧  
難盡誣燕說豈徒詭陋儒論理氣經經守故紙謂氣從  
理出此究是何理乃知理之外氣尙無窮已茫茫化者  
機未可測以咫

一部山海經有此奇恣無此工整保泰

吳黃月山

士之困不遇未有若此翁讀書七十年苦如食蓼蟲搖  
筆爲詩文煅煉期必工出無千金幣居無一畝宮弱冠  
早授徒生計落此中一日罷館穀便愁粥不供晚更雙  
耳聾難復求童蒙肝誰餽閔貢鄉莫置鄭公何哉天才



國才言金  
之而獨遺之窮所以酒闌語時見氣吐虹  
翁有詩數冊欲刻苦無資期我刻集日并爲料理之酒  
間已心許力乏仍需時遂令翁生前不及卷帙披閱翁  
歿猶視毋乃意在斯斯事吾諾責幽明當弗欺所悲不  
朽事悠然未有期翁詩恐不傳欲附吾集垂吾集傳不  
傳亦尙未可知安得歐陽公來序宛陵詩

秋園預製斂具詩以調之

九十始日修聞諸小戴禮其綖衾給冒猶必待旣死胡  
爲君六十先料理及此家有黔婁妻身非若敖鬼豈聞  
封遮須含笑治行李君言生有涯期至須蛻委未卯求  
時夜終勝渴掘水卓哉所見高勘透夢泡理慧業示飾  
巾俗緣喻脫屣笑彼夜行人漏盡不知止

自我歸田來抽帆幸到岸君已卧林下家事悉禁斷相  
顧蹶然笑雨个都散漢從此蛩蛭交踪跡不可判遊爲  
同隊魚飛作一繩雁忽然君戒行毋乃太荒幻無病何  
必呻當饗豈須歎吾尙貪吾生期君作老伴君勿遽爲  
此使我驚背汗

衰年惡聞死祝延亦恒情君獨無忌諱斂具手自營營  
如行脚僧晨起打包輕掉頭忽欲去飄然可還征又如  
強項吏日日辦嚴程搏擊倘不勝便作掛冠行闍羅顧



而駭乃有此狂生不受腐鼠嚇其鋒殆難撻笑謂鬼判  
官二毛且勿擒此信物一角將挫吾威名不如姑舍是  
聽其老成精

生趣橫溢故

此詩其意皆言

男廷俊校字

此詩其意皆言  
同朝魚鱗并一鱗  
雖然笑謂鬼判  
官二毛且勿擒  
此信物一角將  
挫吾威名不如  
姑舍是聽其老  
成精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7743